

编者按

2025年12月26日,正值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55周年。谨以此文,深切缅怀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



《黄旭华——想起母亲的牵挂》  
(油画) 冯少协作

□ 江卉 李婷

他这一生,总在告别。  
十二岁告别红海湾的渔火,走进烽烟;  
三十二岁告别上海的家,女儿的乳牙未咬过父亲的手指;  
最后一次,告别自己的名字与阳光,潜入深海,去兑现毛主席那句“核潜艇,一万元也要搞出来”的誓言。  
而所有沉默的告别,终将在岁月尽头,化为嘹亮的回响。

许多年后,当这位隐姓埋名的“深潜者”黄旭华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时,他的手被另一双温暖有力的手紧紧握住。习近平总书记拉着他的手,一再请他坐到身边。三十载深潜的孤寂,瞬间被雷鸣般的掌声托出水面。

第二次握手,他胸前佩戴着象征至高荣誉的共和国勋章。

第三次握手,他已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从青丝到白发,从深海到殿堂,三次告别,三次紧握,完成了一个民族的深潜与浮出。

今年2月,年近百岁的深潜者、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走完了人生航程。他的一生,恰如他挚爱的潜艇:在无人知晓的深海中,承受千钧之压,推动着一个民族破浪前行。

### 立志,在国破家碎之时

“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咚咚咚!咚咚咚!  
宿舍里,黄旭华正挑灯夜学,急促的敲门声一阵紧过一阵。

“是谁啊?”  
“找厉良辅去社团开会!”

半夜三更开会?!黄旭华警觉起来,一边叫醒室友厉良辅,一边应答:“他早就去了!”

就在这时,敲门声骤停,门锁转动起来。

不好!门外有人把钥匙插进了钥匙孔。黄旭华和厉良辅赶紧张开门大叫:“同学们,特务来抓人啦!赶快起来营救!”

眼看抓捕行动暴露,门外的特务悻悻地跑了。

1946年的中国,即将迎来历史的大转折,黄旭华随国立交通大学从重庆迁往上海。他加入交大学生进步社团“山茶社”,投身学生运动,一次次躲过特务逮捕。

血与火的洗礼,锤炼着黄旭华的品格。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要吃饭得做工哟,没人给你当牛羊……”一首《山那边哟好地方》,让黄旭华对“山那边”充满向往。

“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一名同学问他。

“共产党就是歌里的山那边吧。”他懵懵懂懂。

“旭华,你要加入共产党吗?”

“当然!共产党在哪里?”他又惊又喜。

同学笑了:“我就是党员。”

1949年4月,黄旭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到了“山那边”。

同年7月,他走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一期学习,聆听陈毅市长等人的讲述。那些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民族解放史诗,如重锤擂鼓。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地走——他知道,自己找到人生事业的路了。

一股从未有的力量,在心中升腾,黄旭华下定决心:“党需要我冲锋陷阵时,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党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时,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新中国成立后,黄旭华先后在港务局、招商局、船舶建造处、船舶管理局留下忙碌的身影。

与船为伴,这不是凭空的。他的记忆深处,有着另一条路。1938年大年初四,少年黄旭华背着行囊告别父母,身后的烽火连天的故乡。从广东到广西再到重庆,一路求学一路逃亡。日机

盘旋,他蜷缩在防空洞里,炸弹的尖叫撕裂天空。

“为何?”少年的自问在炮火间隙回荡——

为什么日本鬼子那么疯狂,想轰炸就轰炸,想残杀就残杀?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到处流浪,家破人亡?

为什么中国那么大,却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

也许是躺在流亡学校的草席上,也许是望着被燃烧弹染红的江面,他作出了抉择——将子承父业悬壶济世的理想,换成了钢铁的誓言:“我要造船!”

这是最朴素的逻辑:敌人从海上来,那就以海为盾。

命运正将他推向一片无比深邃、需要以一生丈量的碧海。

1958年8月的一天,黄旭华刚上班。

“北京有工作任务,请出差跑一趟。”通知又急又突然。

此时,32岁的黄旭华是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产品设计室潜艇科科长。

想着忙完便回,黄旭华没带行李,也来不及跟爱人李世英打声招呼。上海家中,未满周岁的女儿黄燕妮刚出了牙,正需要父亲疼爱。

而在北京报到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将参与新中国核潜艇研制!

一个深潜三十年、从此隐姓埋名的故事,就此启航。

### 铸剑,在隐姓埋名之间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核潜艇”

“研制核潜艇,你要有思想准备。”刚报到,还未坐定,黄旭华耳边如惊雷一般响起那句后来他守了一辈子的承诺——

“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犯了错误也出不来;一辈子出不了名,得当无名英雄。”

为祖国牺牲奉献一切!这不正是入党的初心么?黄旭华热血沸腾,就地留在北京。

烈日炎炎,挥汗如雨。

电风扇一刻不停地吱呀作响,屋子里还是热得像蒸笼。比炎热更让人上火的,是研制工作缓慢而艰难。

从桌上堆成小山的资料望去,黄旭华双眉紧皱、一言不发,边看边记,生怕错过一丁点儿有价值的信息。

“只言片语,真假难辨!”一段时间下来,大伙儿无所获。

当时有一个说法: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核潜艇航行6万海里,这要是用柴油作燃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来拉。

核潜艇能潜在海底几个月,即使国家受到毁灭性核打击,只要还有一艘核潜艇,也足以给敌人同样毁灭性的还击。当时,全世界仅美、苏两国掌握研制技术,并对外严密封锁技术。

“核潜艇,一万元也要搞出来!”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自力更生自主研制核潜艇。

形势严峻,时不我待。1958年,国家把发展核潜艇、建设海基二次反击力量确定为“09”工程并正式启动。

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自力更生谈何容易。

1961年,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签发任命书,任命黄旭华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09”研究室副总工程师。自此,黄旭华开始从全局上组织协调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及技术抓总与配套工作。

仅收集资料就如同大海捞针,对此,黄旭华提出带上“三面镜子”: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

1965年,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辽宁一个海岛上成立,研制团队从北京、上海、大连等大城市来到这座人迹罕至、乱草丛生的荒岛。

对于秦岭,想象并不可靠

鸟翅飞断了峰峦

匍匐山脚的人家,头戴星月

漫川古镇一袭青衫

时间潜入袖中

唯有流水,收养迷路的月光

福银高速如一段黑色野葛藤

伸入大地内部

偶见山色,深锁千云雾中

汽车灯光驱散残余的夜色

穿过蓝田,阳光点亮——

窗外漫山红叶:尽头是长安

2025.12.26 星期五

2025年 第40期

15

东湖

15

东湖&lt;/div